

〔日〕黑岩重吾 著

红莲女王

104-5

红 莲 女 王

〔日〕 黑岩重吾 著
王玉琢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4.55 No. 8

1543.48
0331

日本最新推理小说精选

紫阳花少妇

ziyanghuashao fu

京电力大 00170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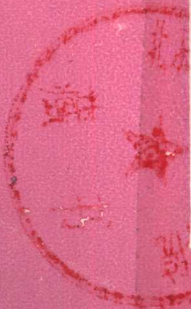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协会 编

尤 之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星



红 莲の女 王

据日本光文社1978年版翻译

封面设计 尹怀远

I713.45
6221

红 莲 女 王

【日】黑岩重吾 著
王玉琢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石岘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4.5 印张 100,000 字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5,300 册

统一书号：10091·1084 定价：0.90 元

81640
42

主要人物

炊屋王后：幼名额田部，早为敏达大王之姬，后为王后，再后登基为王。钦明大王之女，苏我马子的外甥女。

苏我马子：豪族政治家苏我稻目之子，王臣，政治家，主张兴佛教，接受新文化，其两个妹妹均为明钦大王之姬，与王家血缘关系甚密，终掌王朝实权。

敏达大王：钦明大王之子，系苏我马子的外甥，与王后炊屋实为同父异母兄妹，四十三岁时死去。

穴穗部王子：钦明大王子，与敏达大王和王后均系异母兄妹，苏我马子的外甥，后被刺死。

大兄王子：炊屋王后的亲兄，敏达大王的异母兄，后继敏达为王，改号用明，圣德太子之父，四十二岁病死。

押坂彦人大兄王子：系敏达大王与王姬息长氏所生，后被刺死。

泊濑王子：钦明大王之子，敏达大王的异母弟，苏我马子的外甥，后继用明大王王位，再后被杀害。

竹田王子：炊屋王后与敏达大王的生子，年幼多病 。

三轮君逆：武人、王宫警卫长 ，炊屋王后的忠臣 、情夫，后被刺死。

物部守屋：大臣、豪族出身，反对佛教的代表人物，后被刺死。

厩户王子：用明大王之子，即后来的圣德太子。

炊屋王姬幼名额田部王女，肤色洁白，容貌超人。她爽朗里透着清冷，端庄里透着严厉，这在当时的女人中是极少见的。性情刚强好胜，才气横溢，十八岁时成了倭国第三十代天皇敏达天皇的皇姬。

但从历史上看，天智朝以前不是称天皇的，所以准确地说，应当称敏达天皇为译语田淳中仓太珠敷大王，简称敏达大王。因敏达大王的王后广姬故去，炊屋王姬于二十三岁上正式成了王后。

她与敏达之间共生七子：菟道贝~~蛸~~王女(圣德太子妃)、竹田王子、小垦田王女、(押坂彦人大兄王子妃)、鸕鷀守王女、尾张王子、田眼王女(舒明妃)、樱井弓张王女。

实际上是否确生七子，尚有疑问，但从中可窥出敏达大王对她的宠爱。

公元五八五年，即敏达十四年，苏我马子向以物部守屋为首的大王家群臣表示了信崇佛教的坚定意志，并在大野丘北侧修建了佛塔。

公元五五二年，百济国圣明王将佛像和佛经赠与苏我马子之父苏我稻目，三十年后，终于在倭国建起了佛塔。

直接参与大王家朝政的最高军事长官物部守屋认为佛教是异国野神而极力反对，与苏我马子之间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

大王家对佛教疑心重重，守屋以大王家为后台，多次将苏我家的佛塔烧毁，将佛像抛进滩波湾的堀江里被水冲走。

之所以抛进堀江，意在使佛像顺流而下，回到它的老家

——百济国。

敏达大王也顽固坚持反对佛教的立场，只是晚年时在炊屋王后的耐心劝导下，排斥佛教之心才有所减弱，也就在这时，苏我马子修建了佛塔。

马子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排佛派”的公开宣战。

飞鸟^①的臣民百姓为之譁然。

那些身裹破布，赤足裸膝的百姓奔走相告，争相遥望那异国的神塔；那些达官贵人也收缰立马，慌忙瞧上几眼佛塔，预感到要有重大事变发生。

也有人从马上下来，把马藏好，趁着别人没注意时向佛塔深施一礼。

也有的暗自向神祈祷将来发生事变时保佑自身安泰。那巨大的佛塔，在那些不相信佛教的豪族贵人的心目中，简直重如泰山。

无疑，在那佛塔的背后，有苏我马子以及保护马子的东汉氏族的势力。

那些下马施礼遥拜的贵人，或许是因为惧怕这一强大势力而有意为之。

修建佛塔时，东汉氏的士兵们预感到“排佛派”会来破坏，便日夜守护，终使佛塔得以顺利建成。

佛塔修成后，守护的士兵便相继撤离了。

看到佛塔最为恐慌不安的是“排佛派”巨头物部守屋。

“马子这小子真的挑战了！”守屋又气又恨地望着佛塔，他赶忙奔向磐余的译语田幸玉宫——敏达大王的王宫。

磐余位于今天的日本奈良县樱井市西南，对大王家族来

①日本古地名，今奈良县明日香村一带。

说，这是块自古以来的神域圣地。

幸玉宫建在磐余。说是王宫，但当时的建造也很简单，自然没有什么太极殿之类的宏伟建筑，有的也只是寝宫、侍女们的住房、祭礼场所以及大王和群臣们会面的房间。

宫廷警卫队士兵们的大营设在宫外。幸玉宫同样也是茅草盖顶。

当时，敏达大王已经抱病在身，终日在宫中静养。

守卫王宫的是三轮山的豪族武人三轮君逆。三轮君逆当时三十多岁，是大王家的忠臣，深受敏达大王和王后炊屋的信任。

尤其炊屋王后，对这位凛然刚气的武人甚是钟爱，三轮君逆对王后也同样有好感。对三轮君逆来说，炊屋王后既是王后，又是自己很想接近的人物，他对既美貌又神秘的炊屋王后暗暗产生了爱慕之情。

思慕炊屋王后的，决非三轮君逆一人，炊屋的舅父苏我马子，炊屋的同父异母弟弟穴穗部王子都是如此。

穴穗部王子尤为迫切，他想方设法地讨炊屋王后的欢心，以求得到下一代大王的王位，近来更是常到宫廷里来。

炊屋王后时年三十二岁。

守屋奔向王宫时，磐余正值冬去春来，是春光明媚的季节。住所周围绿树成带，敏达大王坐在鹿皮座垫上和炊屋王后一起欣赏庭院风光。

穴穗部王子假称来看望生病的敏达大王，今日又来到了王宫。

炊屋王后一直没离开敏达的身边，她坐在那里，让侍女们端来酒菜，与大王举杯对饮。

三轮君逆严令军士们不许步入王宫，可今天他自己却带

着两名部下进宫，守护大王夫妇。两名部下看到敏达大王和炊屋王后的身影便跪在栅门旁边的地上。

“大王，您看到了大野丘修的野神之塔了吗？”

守屋大臣向两位施了一礼，气喘吁吁地说。炊屋王后看到守屋连跪都不跪地和大王讲话，便投以愤怒的目光。

“大臣，站着和大王讲话，未免有些失礼吧？”

一向刚强好胜的炊屋王后此时说话声音显得格外锋利。而守屋呢，却总想把这位苏我马子的外甥女除掉。她不仅好胜任性，也常常干预政治大事。体力日衰的敏达大王也渐渐地什么都依靠王后，可谓百依百顺。

被炊屋王后一声怒斥，守屋无奈跪了下去。

“大王家族从古至今，崇拜天神，如今让那异国野神闯入大倭国，大王家的权威便会日益降低。大臣苏我马子此举无疑是对大王家族的公开挑战。”

守屋唾液四溅，一口气说了上边这许多话。接着又说道：

“我恨不得立刻把那佛塔和佛像统统烧掉，否则，势必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望大王恩准。”

敏达喘了一口粗气，感到十分难办。

敏达大王的父亲钦明大王曾下达旨意：只有苏我家族可以崇拜佛教。

而现在已扩大到苏我家族以外，从大和国流入的氏族和以河内^①为本贾之地的史氏家族都已经崇信佛教。

“这，不太好办。塔可以不建嘛，否则只能激怒‘排佛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塔啊？”

“可够气派的啦！有三十多尺高呢！请大王一定去看一

①日本古代地名。

下。”

“有三十多尺高？”

连敏达大王也为之吃惊不小。

“大王，现在虽已是春天，但气候尚属寒冷，而且此地去大野丘路途遥远，如途中患了感冒，怎么得了？我可放心不下。守屋大臣，你难道竟不考虑大王的贵体吗？”

守屋闻王后此言，内心发抖，舌尖打颤。平时，他也常常如此。自己的一番苦心良计，被她几句话给摧毁了。哼！真是那个和那美丽的外貌极不相称的厉害王后啊。

“不，绝非如此。倘若大王恩准，我立刻便去烧掉。”

敏达闭上了眼睛。他难以当即回答。

这时，炊屋王后想起了前几天苏我马子来时说过的话。

当时炊屋王后听说建塔曾大吃一惊。她对马子说，建了这样的塔，以守屋为首的“排教派”当不会保持沉默的。

马子喜欢炊屋，炊屋能为敏达的王后，也靠的是马子的力量，一切都是他从中周旋、安排的，而且还专为此增设了“私部”，所谓“私部”是专门为供养王后而划分的一块拥有百姓的领地。

马子那张总是毫无表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不紧不慢地回答了炊屋王后的问话。

“这一点请不用担心，不论‘排佛派’有何举动，他们都不敢违抗潮流。大陆各国均已信奉佛教，从现在开始必须吸收大陆的文化，在这样的时代，只有我们倭国取消佛教怕是办不到吧。要毁掉佛塔么，毁掉好了，要烧掉么，烧掉好了。守屋胆大妄为，那只能促使信崇佛教的人们更加团结起来，进而就会将守屋铲除。”

炊屋王后心中暗想：这位苏我马子说不定正盼着有人把

佛塔和佛像烧成灰烬呢。

.....

正当炊屋王后把嘴贴在敏达大王耳边窃窃私语，为他出主意的时候，醉熏熏的穴穗部王子满面赤红，走了进来。炊屋王后讨厌这个头脑简单而又爱动感情的王子。尤其他望着自己那时两只贪恋色欲的眼睛，更叫人受不了。

而且，当他想赞美自己时，也只是说些什么漂亮啦、美丽啦之类的简单而又俗不可耐的话。

“马子大臣修的那个塔，简直把飞鸟这地方糟蹋得不成样子！守屋大臣为此而大动肝火，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连我也不免大吃一惊。大王，您是怎么想的？”

穴穗部王子看了看大王，又看了看跪在那里的守屋，大声嚷着。

“请不要大声嚷嚷！大王身体欠安。”

“噢，王后，这都怪我不好。我正是来看望大王的。我说话声音太大，实在对不起。”

穴穗部王子满嘴喷着酒臭气，坐在炊屋王后的身旁。接着又凑近王后，小声私语起来：

“王后，您谈谈您的想法，我一定赞成。就是大王他反对，我也不怕。”

显而易见，他是在讨炊屋王后的欢心。

炊屋王后不由得紧皱眉头。

“大王的想法如何？”

她望着敏达大王。

“王后的想法如何？”

敏达反问王后。他知道炊屋王后是倾向于“崇佛派”的。这时炊屋王后的脸上浮出了耐人寻味的微笑。

“袖手旁观的话，怕难以平息这场风波。大王家族历来都是祭奉天神的。我看守屋大臣想怎么干就让他怎么干好了，您看如何？”

敏达听罢，十分意外地看着炊屋王后。

“烧了也没关系吗？”

“是的。”

炊屋王后点了点头。

“大王，我也以为这样好！”

穴穗部王子又大声叫了起来。

对于炊屋王后的回答，穴穗部王子无疑也感到十分意外。

“是吗，那就照我的意愿办啦！”

守屋顿时满面生辉，深施一礼。

“这才是我们倭国的大王哩！我带着中臣胜海一起去。”

说着，守屋急步向栅门外走去。

为了与苏我马子等“崇佛派”对抗，物部守屋等人策动属于“排佛派”的敏达大王设立了一个“日礼部”，是专门为大王家祭祀太阳神的机构。所谓“中臣”便是“中执之臣”，是介入神君之间，主持祭神的一个官职。其实“中臣”地位并不高。

守屋走出王宫的围栅柴门后，立刻就传来了马蹄声。

穴穗部王子用力地伸了个懒腰。

“大王，时已春天，过几天樱花就要开放了，请您和王后一起去吉野赏花，也请到宇陀去狩猎。”

“想干的事多着呢，还是算了吧。”

炊屋王后挖苦地说。这话说给穴穗部王子，简直是对牛

弹琴。头脑简单、性情粗野的穴穗部王子，这会儿一味地以为炊屋王后是“排佛派”。因此又拣起大野丘佛塔的话题来。连说带比划，津津乐道地说起那塔如何高大。

“正如王后说的，那玩艺儿若公然建造起来，这世道还成何体统！一定会招来狂风暴雨，闪电雷鸣。可苏我马子大臣，还有那死去的苏我稻目，为什么要信崇异国之神呢？他们不是不知道大家是信奉天神的呀。”

这番话是穴穗部王子有意在挖苦苏我马子。苏我家族原为宗我氏系，于公元四六〇年渡来倭国，是百济国的王族后代。而且，穴穗部王子和苏我家族有血缘关系。

“算了，不要再说了。怎么样，大王，去庭院赏梅好吗？快要凋谢了，我十分喜欢那梅花的幽香。”

“那好吧。”

敏达好象也产生了兴趣。

炊屋王后叫来身边的侍女，命令她把大王的鞋子拿来。

炊屋王后还因为另外的原因，更加讨厌穴穗部王子——那个大脑平滑、粗野而又易动感情的家伙。

穴穗部王子是小姉君的儿子，炊屋王后对小姉君的孩子都不喜欢。毋庸讳言，这里有个将来由谁来继承王位的重大问题。

二

说到小姉君，就不能不说说炊屋王后的外祖父苏我稻目。

稻目能将两个女儿都送给倭国第二十九国王钦明大王为妃，完全是由于他的势力。稻目为了扩大苏我家族的实力，曾扶佐男大迹王登基王位。

让我们把历史向后推移一下，在公元五〇〇年以后，第二十四代国王仁贤大王在大和的实力豪族苏我、巨势、平群等威逼下，逃往物部家族的领地，最后死在石上神社附近的石上广高宫。大王家系握有实力的军事头领大伴金村和物部鹿火，为了避免自己的势力被苏我豪族所吞没，极力想援救男大迹大王，因为他们知道大王家族一旦被灭亡，自己也自身难保。

不过，苏我、平群、巨势等豪族由于一开始就存在各种矛盾，不同意男大迹王回归大和。到公元五一九年的十九年间，男大迹王一直在大和的豪族们激烈争战之中苟且偷安。

由于长年战争，男迹大王方面和大和的豪族方面都筋疲力尽。结果，苏我稻目出面跟各豪族协商，同意把男大迹王作为大和国的国王迎回国内，改号为继体大王。

公元五三一年，继体大王死去。

尔后，钦明大王继位。苏我稻目将两个女儿送给了钦明。从那时起，苏我家族势力抬头，掌有朝廷大权，可谓“挟天子以令诸侯。”

苏我稻目的两个女儿，姐姐是坚盐媛，妹妹是小姉君。坚盐媛与钦明大王生下了七男六女，小姉君与钦明大王生了四男一女。

炊屋王后便是坚盐媛的女儿。

尽管都是同父兄弟姐妹，但同母的自然要比异母的亲切。而且当时异母兄弟姐妹可以成婚，在某种意义上常常把异母兄弟姐妹看成两姓人。

炊屋王后讨厌小姉君的儿子穴穗部王子。可那个缺心少肺、粗野而又富有感情的穴穗部却一心一意地想接近炊屋王后。

炊屋王后讨厌穴穗部，其原因不止于此。不过，那另外的原因不太好公开于历史的表面。

去年秋天，由于敏达大王染病在身，炊屋王后只好清守空房。就在这时，穴穗部王子邀炊屋王后去乃乐山观赏红叶。乃乐山位于奈良北部。因途中劳累，王后到穴穗部王子的宫中小憩，被喝碎了酒的穴穗部奸污了。

那一瞬间，炊屋王后意识到事情不妙，极力抵抗着饿狼般向她扑来的满嘴喷着酒臭气的穴穗部王子，但却没有喊叫出声。为什么呢？也就在那一瞬间，她想到了好多……。

她首先想到的是，在这种地方，若被舍下人和侍女们看见，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进而她又想到，这件事如果公布于众，那思慕自己的穴穗部王子也太可怜了，因为他并无其他恶意，只是爱慕自己而已。

所以，她尽管奋力反抗，但却没叫出声来。

穴穗部王子身材高大，力大无比，炊屋王后的抵抗自然持续不了多久。

结果，不言而喻，炊屋王后只好任凭摆布了。事后，炊屋王后怀着十分悔恨的心情返回王宫。她暗自在心中发誓，决不再让穴穗部王子第二次染指。

而穴穗部王子呢？第二天却象没事儿似的又来到王宫，而且居然厚颜相求，让炊屋王后保举他做下一代大王。

顿时，炊屋王后的悔恨变成了怒火。

穴穗部王子并非单纯爱慕王后，在他的心底，埋藏着想夺取下一代王位的野心。这给清高的王后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从那以后，每当她见到穴穗部王子时，胸中那股愤怒的火焰，便激烈地燃烧、升腾。

尽管如此，她也没向任何人透露与穴穗部王子的那件丑

闻。

头脑简单的穴穗部王子根本看不透炊屋王后的心理。他只单纯地认为，从那以后炊屋王后之所以对自己冷淡，是为了隐藏他们之间的关系，心里还是爱恋自己的，因此，他便更加毫无顾忌地进出宫中。每当碰到炊屋王后独自一人时，便洋洋自得地谈起那天晚上的事，并勾引王后再到什么地方幽会。

炊屋王后当然不会应诺。穴穗部王子每勾引她一次，她心中的仇恨便增加一层。

与此同时，炊屋王后也感到了一丝不安。她担心穴穗部王子会把那件丑闻说给他的好友宅部王子和他的弟弟泊濑部王子。穴穗部王子不但头脑简单，而且嘴也不严。这么一想，泊濑部王子近来进宫时那颇有寓意的眼神，怕不是个好兆头。

看来，他好象说出去了。

前几天，炊屋王后正在宫中赏梅，穴穗部王子走了进来，说他无论如何也忘不掉观赏红叶那天的事，又勾引王后幽会。炊屋王后怒视着他，问他是否将那件事对泊濑部王子说了。

发怒的时候，炊屋王后那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便燃烧起了两堆怒火。

“王后，我可不是那种嘴上没有把门的男人。”

“如果你敢对别人说的话，我就向大王报告，说你强奸了我。结果会怎么样，你自然会明白的。”

一看炊屋王后真的动了肝火，穴穗部王子一时慌了手脚，只是一个劲地辩解说自己绝对没告诉给任何人，今后也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炊屋王后正要赶他出去时，他却问王后，泊濑部王子是